



第2版

一、二版责编 李念 版式 袁璋璐  
2016年4月23日  
Email: wenhuijiangtang@163.com

文匯講堂



# 刘鸿武：一匹带着“非洲学”出山的学术黑马

■文/文汇讲堂 陆诗怡

没有留学欧美的记录，没有专业的西方理论范式训练，甚至连博士学位也没有，这位自称“在云南边地边疆研究非洲边缘之学”的刘鸿武却在2006年“突然”冒了出来，让学术中人诧异或大跌眼镜。2006年，他捧走了唐家璇颁发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优秀课题成果奖”；2014年，他当选了国际关系学界空缺15年后的首位“长江学者”；同年，他首次出访欧洲，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演讲，博得了难得的掌声。2016年，他与莫言、成龙、姚明一起受聘担任“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如今，刘鸿武，这位和非洲天生有缘的学者，正跟随着郑和、纳忠两位从云南走出先贤，坐镇位于金华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一手力促中非交流的升级和务实，一手提升中国“非洲学”的建设。自小在西双版纳雨林、丽江古城成长的他，魂牵梦萦的都是非洲元素。

## 无意中，踩出了中国学术近30年的原创典范

2006年，是刘鸿武“出山”的关键年，然而一切似乎都是无意之中。年初，经人推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将一项关于中非关系研究的课题委托给刘鸿武，刘鸿武以“中国对非战略初探”为题，从非洲历史与文化开始谈起，再讲中非合作的背景、动因、现状、困难和前景，并与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战略相结合，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就一篇雄文。在十多个课题成果中，这份课题成果脱颖而出拔得头筹。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为其亲自颁奖，并且评价，这篇文章是在以中国人自己的眼光看世界，而中国的非洲研究一直比较落后，希望学术界可以重视。

刘鸿武就这样“误打误撞”地走进了中国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的圈子，且一路走得风生水起，直引得旁人咋舌侧目。

## 一等奖、长江学者、英国皇家学院讲席

2009年，因其在非洲研究、中非战略合作中的特殊贡献，刘鸿武荣获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刘鸿武是学界唯一的代表。2014年，刘鸿武获评“长江学者”，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第一批获此殊荣之人，填补了该领域15年来的空白。同年，刘鸿武第一次前往欧美国家，受邀在英国皇家学院国际事务研究所“讲中国的非洲故事”。在这所与美国“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齐名的“欧洲第一智库”，刘鸿武将自己三十年来“行走非洲”的生活经历、心路历程和研究成果揉搓在一起侃侃而谈。一向以“刻薄刁钻”著称的欧洲学者们在其演讲后的提问环节竟对他恭敬有加，当时列席的几位中国驻英大使馆领事、参赞们在事后称赞他“为中国学术争了面子”。

只一步，刘鸿武就踏进了西方学术的最高殿堂。而2016年4月8日，刘鸿武再次讲起了他的非洲故事。这次是在北京京西宾馆，中宣部、国务院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者”聘任座谈会上。他和莫言、成龙、姚明等名流大家做了主题发言。他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如何认识非洲、研究非洲、讲述中非关系里的“故事里的故事”，被中宣部长刘奇葆认为是抓住了讲故事的基础——讲人的故事、人的感情。

而其实，这枚“非洲钻石”所发出的与其他“金子们”熠熠生辉不同的清冽而雅致的光芒，在很早以前就已不自知地引人侧目。早在2000年，江泽民出访非洲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前夕，相关部门就找到了他，索要了到处无法找到的其著作《从部族社会到民族国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因为在当时这是



①刘鸿武与他的非洲研究院团队  
②刘鸿武与南非前总统姆贝基  
③刘鸿武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中国总领事馆做讲座

中国学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写出的唯一一本关于尼日利亚史的相关书籍。

## 土里土气背后的“底气”与原创

“土里土气”，刘鸿武这样形容自己。当大家把目光都聚焦在了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时，他选择了不被众人看好、灯火阑珊的非洲；当学术界一齐“向西看”，留欧赴美成风，以学习西方理论话语体系为时尚时，他毅然选择只去“落后”的非洲，尔后又回他儿时生活云南大山世界，在高原边地的晴朗天空下，心随神游，随性写下《蔚蓝色的非洲》《文史哲与人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史》这样的游学随笔作品。2007年秋天，在隐居云南高原多年后，他再次“仗剑走天下”，离开春城昆明，来到江南小镇金华，在各种研究中心都扎根北京、上海时，他决定以自己内心的理念与情感，到浙江金华这个人们所称的“三线城市的普通师范大学”来创办中国第一个非洲研究院。

这种“土里土气”的背后，是明晰自己内心追求后敢于逆大流而行的底气；是三十多年来中国国力崛起对于学术原创的召唤；更是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两三千年的自身文化传统厚积的中国学术之薄发。自称“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刘鸿武，就这样走出了一条与别人不同的，而恰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学术之路。

## 回眸看，重新追随中国传统浙东“实学”派

总是自嘲自己是“土气”的刘鸿武，其实有很深的人文涵养与知识积累。早年生活于中国边疆民族地区，本科在武汉大学学习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时期于云南大学学习中东和欧美史，再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研习考察非洲历史文化，随后又从人文学术转向国际关系领域，将关注点聚焦到非洲。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习与生活经历给了刘鸿武知识面

广而全、精通中外的机会，从而对学术话语的构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 “浙东学派”的创新和致用榜样

问及为何将非洲研究院落户金华，刘鸿武娓娓道来了一个故事：八百年多年前，在浙江中部这块土地上，有个讲实学、育英才的江南学术流派，人称“浙东学派”，其核心人物吕祖谦在金华创立“丽泽书院”，邀约朱熹、陆九渊等贤达名士前来讲学，探究经国治世之理，成就斐然，后人景仰，终与岳麓、象山、白鹿洞并列号称“南宋四大书院”。如今之人大多迷恋大都市、向往名牌大学，但对此，刘鸿武另有想法。在他看来，学术与思想之成长，主要还是一种个体人生之精神爱好与追求，既需长期执着的坚守，潜心思索，年积而月累，又需要超越个体小我之得失的通达心胸。作为学者，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距离和独立性，才能有持久的批判功能。浙江金华之地，既离北京、上海等地较近，较之云南便利不少，又能躲开喧嚣，更易保有学术的个性化空间与精神性领域，而“浙东学派”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导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学风，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的志向与心胸更是刘鸿武的期待与理想。

## 研究院更应该是“非洲文化”之地

正是在“育实才、做实学”的理念下，刘鸿武大胆尝试和探索。他努力打破按照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将人文社会科学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等零散学科的方法，因为“自然或许有抽象、一般性的原理，可以用三大定律来解释一切，但是社会与文化是一个有机构成物，它不应该被简单地划分”，也因此，非洲研究院吸纳了研究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类学科的精英人才，以综合全面的区域研究作为特色路径与方向，从非洲的精神文化的本源出发走进非洲。

“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这十二个字被涂上了五颜六色的不同色彩，高挂在非洲研究院的墙上，因为“研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只是单纯地套理论、贴标签”。切身的融入、对研究对象有发自内心的情怀和认同是刘鸿武的建院路径和治学精神。刘鸿武亲自参与了研究院的设计和装潢，用大量红砖、原木、布艺将非洲元素运用在整个办公环境中，还着手建成了全国唯一一所以非洲文明为主题的高校博物馆，让前去参观的观众能用自己心灵去个性化地感受非洲文化，欣赏非洲人的天才创造，关注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懂得非洲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让在其中工作的年轻学子的心灵中能逐渐滋生养育一份对于非洲的归属情怀，一份源自心底的敬意与温情，一份对于非洲这片土地、人民与文化的热爱。

“非洲研究院不应只是一个‘职场’，一个‘办公’的地方，更应该是一个非洲的文化之场”，刘鸿武这样描述这座关乎域外的文化与知识高地，“希望大家是因为这种热爱才选择非洲研究作为人生的事业与追求”。

## 用心悟，坐十年冷板凳的中国“非洲学”

## 非洲得疟疾后，找到了丢失的根

1990年，刘鸿武第一次前往非洲，于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留学进修文化史。学习之外，刘鸿武兴之所至，和同学一起划着独木舟进入热带雨林深处，想探访最传统和原始的非洲社会。不想湿热的气候和蚊虫的叮咬，让他患上了疟疾。“我在非洲打了两次摆子，现在去非洲时带上防疟药青蒿素就没事了，可是当时还没有，只要免疫力一低就容易复发”，回忆起这段经历，刘鸿武言语间意外的轻松，完全没有饱受疾病折磨的痛苦。由于用错了药的剂量，刘鸿武数天高烧不退，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情急之下，将刘鸿武抬到了法国大使馆内，经一位亚裔医生治疗，方才退烧。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尚未完全恢复的刘鸿武慢慢踱步到窗前，印入眼帘的热带雨林充满了生命力的葱葱绿意，非洲人热情奔放的合着鼓点的舞步让他突然想起了一部大学里看过的却早已忘记名字的电影。那部电影里，非洲土著民对从英国来的传教士的女儿说，“只有得过一次疟疾，你才会懂得非洲”。似乎在那一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刘鸿武也终于理解了这一片土地的文化与历史。

研究生毕业后最早在云南大学任教的那些年，他曾对走什么样的学术之路感到迷惑，因为自小生活在中国西南边地的高山大峡谷深处的他无法在喧闹都市里找到思想创造的感觉，但是，“在非洲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我淡忘的那些在云南的童年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刘鸿武这样回忆他和非洲的初次相识。在离云南万里之外的非洲，他内心里找到了自己断了多年的根，后来，他写了几本《故乡回归之路》、《守望精神家园》这样的书。

## 十年间，潜心体悟非洲文化

“你们知道为什么鳄鱼在非洲很多国家都作为图腾出现吗？”采访中刘鸿武突然向记者反抛了一个问题。“因为鳄鱼比较健壮有力？”记者只能瞎猜。“以前有一个地方，每隔几年都会爆发大面积的瘟疫，很多部落都深受其害，但唯有一个部落，每次都能在瘟疫袭来时安然无恙。后来人们发现，在每次瘟疫时，该部落的人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捕取一只鳄鱼，每人取一碗鳄鱼血来喝。而鳄鱼因为长久地生活（下转第3版）”